

## 编者寄语

文学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等艺术形式承载的精神与能量，是能够穿越时空的。

手机照片里有几张在上海拍的黄永玉雕塑作品，一个青年男子用力张开双臂，仰头望天，似乎在无声呐喊，那种张力与震撼，只是看照片，也是能够清晰感知到的。

黄永玉擅长版画，主攻国画，其画构思奇特，造诣精深。不管什么高难度的活儿，到他手里就跟玩儿似的。

他的画，往往着墨不多，有的堪称素简；他的人生，却是走笔龙蛇、酣畅淋漓。

1924年7月，黄永玉出生在湖南，12岁外出谋生，一生经历丰富，颇多奇遇。他的艺术生命力澎湃而奇特，90岁时还能画一面墙的大画。

这个老头从90岁开始出版长篇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，至今还在写。如今将近98岁的黄永玉，依然挥洒着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，被称为“最酷90后”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办完该办的事，就开始写小说，他说：“长天之下，不要空耗双手。”

他说，为了写小说，100岁之前，不能出去玩儿了。

黄永玉一生狂放不羁，有人用“酷、炫、狂、霸、拽”来形容，得其一者已是奇人异士，他却集齐了五样。更打动我的，是老先生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，无论日子多么苦，始终保持着发自内心的、强大的幽默。

这种幽默，是自嘲甚至自黑，是外柔内刚的化骨绵掌。

洞悉世事而不世故，历经沧桑而保留天真。“生命的烦恼，命运的虚无，都是无法对抗的，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消解与升华。”黄永玉说。

年少时，意气风发；中年时，从容豁达；老年时，不改其乐。

更多时候，激发艺术生命的，不是技巧，而是智慧。

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艺术是无拘无束的，像风一样自由，像水一样洒脱。喜爱、投身、感受艺术的人，应该是这样的，也应该是快乐的。

## N 且听风吟

## 六盘长歌

□ 墨玉

塞上寻来百度春，  
悠悠岁岁数年轮。  
依稀丝路驼铃远，  
犹记六盘古道深。  
饮马长鞭归牧晚，  
边笳冻草夜霜身。  
萧关十里连烽火，  
明月千秋染雪垠。  
大石城中磨志气，  
葫芦河畔养精神。  
震湖破浪扬帆劲，  
圣地飞歌战鼓抡。  
喜看薯乡流彩韵，  
齐言热土产琼丝。  
小康逐步多慷慨，  
处处花儿漫杏村。

## 爱女说

□ 杨亚雄

五时弥珍贵，  
过隙赛白驹。  
家父教育长，  
吾品行贤。

少壮勤学早，  
而立勿多愁。  
世间恋常态，  
唯有读书高。

出口之乎者，  
文艺纸与笔。  
纵有女德者，  
上官婉儿行。

鸿鹄之志向，  
正道直行好。  
若有一夙愿，  
松柏之质至。

## 小宝茶话

## 家常饭好吃

## ——读石舒清两篇随笔

□ 王庆同

《朔方》2022年第1期“此在专栏”发了石舒清的《敝帚记》；第2期同一专栏发了石舒清的《小时看老》。前者是随笔，后者也是随笔。读之，嚼之，爽口，不腻。

《敝帚记》二十六节，第一节写作者到照相馆拍一张像素高的照片；他被换了服装、腰带、鞋，一会儿让头低一些，一会儿让下巴再稍稍收一些。作者觉得“脸上糊了厚厚一层泥巴似的”。三天后取照片，“看见了一个大致是我的人”。其余的二十五节，说的也是生活琐事或生活琐事的引申，不同的是，有的故事是作者间接得到而不是亲历，有的只有六七行字，极简。

《小时看老》共五个小标题，第一个小标题

《二益丹》，写作者（我）很小的时候，偷吃母亲的妇科药二益丹，总计吃了两三盒。作者说，“好吃，有糖的味道，还可以饱肚子”“我们那时吃东西，好东西是不敢想的，能吃饱就可以了”“一种帮助妇女生孩子的药，我吃了那么多，竟没有吃出什么问题来”“现在……好东西也可以尽着吃，却吃出一身的病来，不知什么药可以治”。其余四个小标题下记述的也是作者亲历的有趣生活故事，特别是第五个生活故事，以大量细节展示作者的小姑善良一生，对小她七岁的侄儿（作者）的关爱，感人至深。

平平常常的生活题材，你读了觉得有意思？是的，平平常常的生活题材里有亲情有温情有宽

容有智慧有体悟有幽默有机遇有曲折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切是“泥和油”，一体化，而不是“裹石灰”、“两张皮”。

《敝帚记》《小时看老》没有大引证，却有大视野。像一滴水，可以从一滴水的反射中看到时代的五光十色。

语言通畅、开门见山、清爽剔透，高手文风也。正如作者在《敝帚记》里说，看到一个名字马小盐，“觉得比马小燕、马小雁等等好多了”“起名字最忌太刻意。比如有人起个名字，需要查字典才可以读出来”。这番议论，可以用来自括《敝帚记》《小时看老》的表达风格：没有“太刻意”的语言和其他文学形式，通篇是“马小盐”。这或许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。

大鱼大油，我所欲也；青菜萝卜，我向往也。雅也要，俗也要，大俗蕴大雅更要。各有各的用处，各有各的品位。而我这个平平常常的人，喜吃家常饭。品石舒清的两篇随笔味道如何？作者在某处讲了一个相关故事后说“利害作祟时，任何话都是能说出口的”（《敝帚记》），我与石舒清无利害关系，“任何话”说不出口，只能对他做个家常话：你那两碗家常饭味道不错，好吃了。

作者简介：王庆同，浙江省嵊县人，1958年大学毕业志愿来宁夏。现为宁夏大学教授（退休）。

## N 灵犀

## 燕窝与钻石

□ 海天微尘

人是很奇怪的动物，对什么事物总喜欢叩问和追问，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由于有了对祖先的叩问和追问，人类才有了自己的历史。叩问和追问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利器，用之于时间和空间，就有了天文和地理；用之于声音和色彩，就有了音乐和美术。物理和化学，是在人类对事物运动以及变化的叩问和追问中诞生；政治和道德，是在人类对社会人生的叩问和追问中成熟；而文学，则是在人类对自身灵魂的审问和拷问的气候下破土而出的花朵。

世界上多少知识的果实，悬挂在叩问和追问的大树上。

世界上所有的书籍，都是叩问和追问的锉刀打磨出来的钻石！

天真和向往，是叩问和追问的动力，而世故和保守，则是叩问和追问的阻力。做人，只要永远保持天真的追问，就好比坐拥书城、遨游书海，比什么都富有！

我愿自己永远有一颗纯洁无邪的心灵，我愿毕生埋头看书，以笔为伴，永不停止对人类灵魂的天真的追问；我愿自己是一颗文学的种子，一头扎进生活的泥土，在思想的风风雨雨中倔强地开出灿烂的花朵。

我愿垒造自己的燕窝，打磨自己的钻石，做一个精神的富翁。

## 说树

□ 云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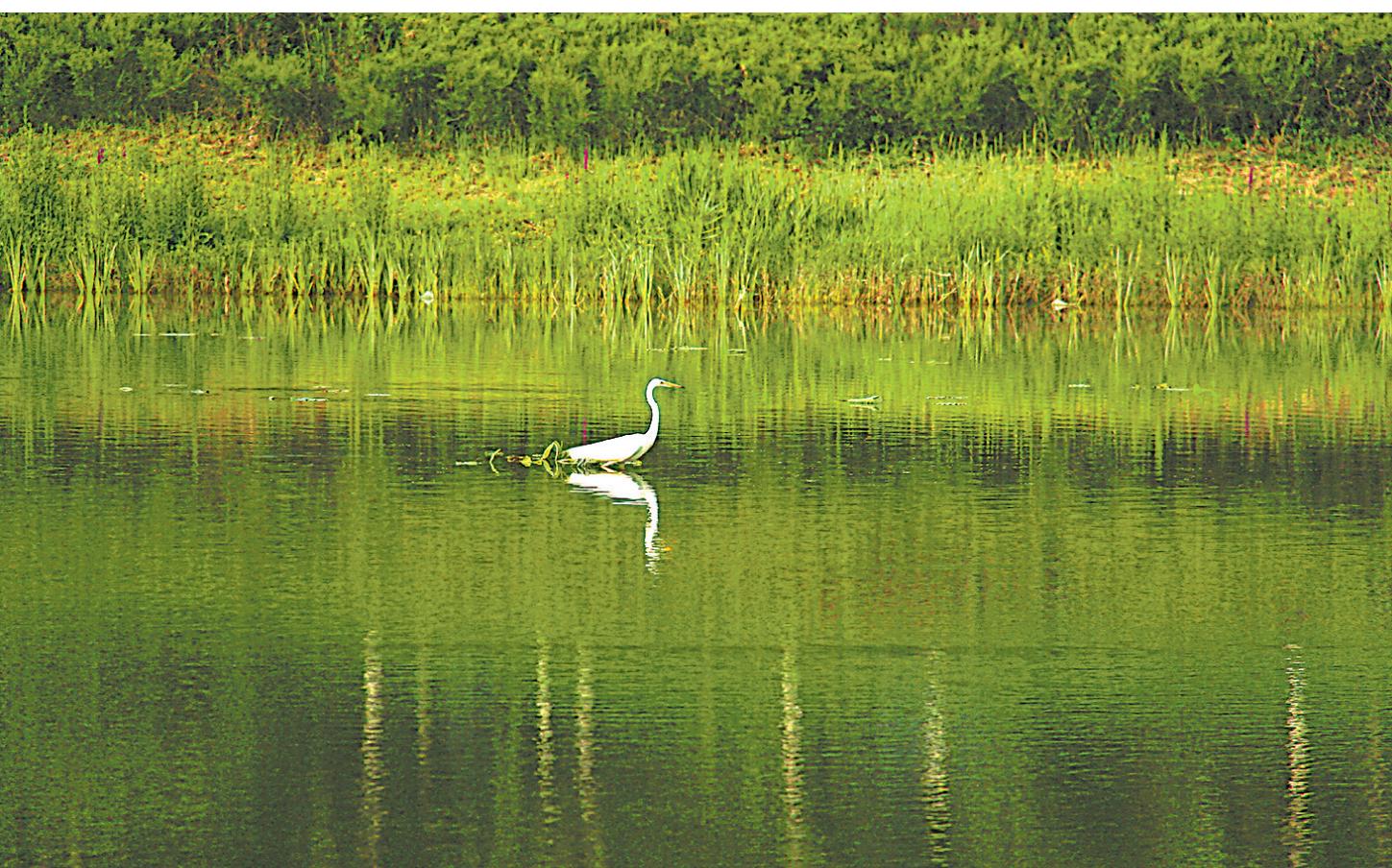
我敬佩那些生命力顽强、历经风霜雪雨与闪电雷鸣，依旧不改初心的各种各样的树。

它们有的硕果累累，有的只开花不结果，有的清一色的绿，有的随季节变化呈现不同的颜色。无论哪种树，只要扎根大地，就展现着生命的风采。春季，萌芽生命的绿；夏季，绽放生命的芬芳；秋季，汇集丰收的喜悦；冬季，经受寒风的考验，顽强地守护大地。

有人栽种，有人毁坏；有人呵护，有人摘折；无论遇到怎样的境遇，一旦有了生命，就顽强地活着，无私地点缀着世界，丰富着人们的生活，开拓着人们的视野，呈现着蓬勃生机的状态。有树的地方，便会有生机，有气息，有活力，有生命的延伸和折射。很多改变，源于绿，源于树，源于那一抹生命的色彩。

我很敬佩树的顽强和不喧哗，承受世间的喧嚣与寂静。无论白天和黑夜，都以安详宁静的姿态呈现。自从退耕还林，大力栽树、种树以后，生态有了明显改变。

我身边有位名叫张利的文学爱好者，从小患小儿麻痹症不能走路，没上过学。如今35岁的他靠自学，语文水平达到六年级程度，写了上百首诗歌，能声情并茂地朗诵。我在他身上似乎看到了顽强不屈的树的影子，绽放生命的风采。



悠游

桂涛 摄

## N 素描

## 牛盼盼

□ 张勃

妈的好，也不能打他呀！”牛盼盼红了眼圈，点了点头。他们面对面站好，互相真诚地道歉，又好得像亲兄弟了。

牛盼盼的身世的确可怜。妈妈生下他们姐弟后，丈夫吸毒成瘾，家里能卖的都被他偷出去卖了。他还向亲戚们借了五六万元，还有贷款十万元。妈妈没办法还钱，又不敢回家，她就狠心扔下儿女，到很远的地方讨生活去了。数年之后，回来在戒毒所找到丈夫办了离婚证。

姐弟俩和爷爷奶奶过日子，渐渐长大了。姐姐很争气，考上了本市高中，牛盼盼学习也好。爷爷以卖菜为生，奶奶管他三餐和接送上下学。学校离家五里路，早上送来，放

学接走，午餐要送到学校吃，风雨无阻，十分辛苦。牛盼盼很爱学习，手里总捧着书读。也很懂事，回家帮爷爷奶奶做农活做家务，很勤快。有一次写作文，他写的是《我的妈妈》，他很想念妈妈，总是在梦里相见。他想画出妈妈的样子，却怎么也画不出来，因为印象中没见过妈妈。老师找来自己孩子的衣服送给他穿，学习用品也常常奖给他。他奶奶十分感激老师，过节的时候让牛盼盼捎点好吃的给老师，说牛盼盼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，穿上高兴地跑来跑去。

牛盼盼每天盼星星、盼月亮，盼着父母回家。爷爷实在干不动农活了，腰弯得厉害，奶奶的眼睛也哭麻了，常把菜炒糊饭煮焦，这让牛盼盼很难过。牛盼盼生活里的一大亮色是每年寒暑假能到姑姑家去生活一段时间，每到这个时候，姐弟俩就欢天喜地地到远在几百里外的姑姑家度假，能到有温暖有亲情的地方去，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## N 百姓纪事

## 往事并不如烟

□ 许汉超

之需。”在我家借宿安顿下来的干爹，日里去煤场下苦力，夜里教弟弟绘画。干爹牵挂滞留在靖远黄坪的家人，熬过小半年光景，积累了些钱粮，他启程回家，临行前父亲又给干爹装了一褡裢粗杂粮。

1981年秋天，雨水丰沛的靖远，旱作庄稼迎来了好收成。知悉中卫粮食歉收的干爹来信催促父亲去趟靖远。父亲和我在条山农场（今景泰县）火车站下车，顶着炽热的日头步行三十多里，等走到黑山峡黄河五佛渡时，母亲给我纳的布鞋底子磨穿了。渡口的老筏子匠听闻父亲是中卫人，要去靖远黄坪张秉建家走亲戚，说啥也不收摆渡钱，可见平日里行医施药的干爹在当地人缘极好。筏子刚靠岸，就遇见推着自行车的六叔张秉山，是接到回信的干爹让他在渡口等候我们父子俩的到来。在干爹家逗留的十多天里，我不但每天能饱食白面馍和黄米干饭，而且还吃上了稀罕的荤腥。一小块珍藏的腌缸肉只让我一人吃，干爹家孩子只能眼巴巴望着，馋得直流口水。重逢的老哥俩熬罐罐茶抽叶子烟聊天。虽说守着黄河，但当时甘肃

山区民众生活用水极度紧缺，水是积存在窖中的雨雪水，窖水用完时，只能赶着毛驴到十多里外的黄河驮水。干妈每次做饭前将漂着草梗、羊粪球及滋生小红虫的窖水用纱布滤除澄清。年少的我吃饱肚子便和山娃光着脚板在野地里疯跑，娃娃们最喜欢在尘土飞扬中追逐从山坡上推下去的手拉车车子，要饿了就在土坎上掏地窖子烤土豆。转眼要回中卫了，干爹清早悄悄装好了三毛口袋小米，父亲推辞说太多带不走，干爹说：“大哥放心拿上，娃们肚子饿着哩。”干爹和六个叔父连推带拉，护持着粮车行进在逼窄陡峭的山路上，我紧趴在粮袋上吓得不敢睁眼。过黄河时人和粮车，用羊皮筏分两次载送过河。火车开动时，天色已暗了下来，暮色中望着干爹一家人模糊的背影，父亲悄悄擦掉眼泪。我不明白，那时的人咋就那么亲？

此后日子有了很大起色，干爹来信说大儿子要结婚，父亲和我扛着自家产的大米再次来到靖远黄坪。结婚宴席上两掺的黄白米饭，结结实实惊羡着憨厚淳朴的山民。1987年干爹家要起新房，缺木料，父亲从姚滩农场购了一批木

料雇便车送到靖远。再往后，参加工作的妹妹在中卫至银川的客运班车售票，每次她给远在靖远中学住校读书的干爹家老五回信时，都会在信封中夹带两元或五元现金。这事妹从未说起，还是后来五弟在家族子侄辈的婚宴上揭晓的。前些年我父亲过世时，已成长为兰州某局正职的五弟，接到讣告连夜从兰州赶赴中卫，为父亲披重孝送殡。因一念之差，结拜为异姓兄弟的两位老人守望相助，彼此携带着走过了近半个世纪。物力维艰的岁月虽已悄然远去，但父辈间缔结的浓郁亲情，已悄然在代际间扎根赓续。

2021年入冬前，在中卫兴仁镇街面开餐馆的干爹家老九，打来电话让我拉老妈去他家散心治病。闲聊中，九弟感慨地说：“现在党的惠民政策确实好，道路信息都通畅。群众心思敞亮，大伙挣钱的路子是越来越宽了！”说起靖远家族中几个上名牌大学的子侄辈，九弟更是满脸骄傲。

春节时，我又去探望了定居在靖远县城已87岁的干爹，他老人家精神头可好着呢。